

 海风文学丛书

遇见

戴升平 著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

海风文学丛书

遇见

戴升平 著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遇见 / 戴升平著. —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,
2016.1

(海风文学丛书 / 李东飞主编)

ISBN 978-7-5178-1362-0

I. ①遇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56318 号

遇 见

戴升平 著

出品人 鲍观明
策划编辑 郑建
责任编辑 胡亚娟 沈丹
封面设计 林朦朦
责任印制 包建辉
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(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)
(E-mail: zjgsupress@163.com)
(网址: <http://www.zjgsupress.com>)
电话: 0571-88904980, 88831806(传真)

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印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张 7
字数 181 千
版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178-1362-0
定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-88904970

海风文学丛书

编委会

主 任：李东飞

副主任：陈灵永 冯海萍 林宝梅 朱 宏

成 员：李秀诚 吴坚刚 应国良 张淑凝

徐小桔 金旭芬 唐仲芝 何继明

林 俊 李剑峰

总 序

1995年的春天,东海之滨的美丽小城温岭,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文学之风,一本名叫《海风》的文学杂志自此诞生。

风从东海来,带着春的暖意、海的气息、梦的诗情,在温岭文坛激起了一阵又一阵涟漪,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故事。不知不觉中,《海风》已坚实地走过了21个年头,成为温岭创办时间最长、容量最大、影响最广的群众文化杂志,成为展示温岭文学创作成果、折射温岭文化建设成就的窗口。

撷彼芳草,显我英华。温岭的文学创作者们会聚在这片集结文学创作力量的精神高地上,一起咏志抒怀,交织出了温岭文学绚烂多姿的多元化天空,澎湃出了如野草般蓬勃的创作激流。从题材而言,他们或叩问历史,或沉醉自然,或寻找生活里被遮蔽的诗意,或解读社会中人生的底蕴……可谓百花齐放,各有风姿。从风格而言,他们或清新飘逸,或典雅庄重,或委婉顿挫,或慷慨旷达……亦是春兰秋菊,各擅胜场。而从整个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来观照,他们的作品则往往呈现出一种难得的地域镜像和文化印记,自有一股山水灵气荡漾其中。

日月经天,江河行地,《海风》一路吹来,播下了一颗又一颗文学的种子,在温岭大地上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摇曳成一片又一片婀娜多姿的文化风景。21岁对于人生来说,正值朝气蓬勃的青春年华,21岁的《海风》亦是朝气蓬勃,充满活力。愿已过

弱冠之年的《海风》随岁月的延伸更加展现风华,更加追求高远,为传播社会正能量、提升市民文化素质、滋养温岭独特的文化生态做出积极的贡献。

是为序。

温岭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

陈琰屏

目 录

第一辑

有黄花入梦	/ 001
一些蝉的事	/ 003
药草	/ 005
雨	/ 007
夏天的风	/ 009
风向	/ 012
木槿·沐	/ 014
迟迟	/ 017
女儿红	/ 019
一处记忆	/ 021

第二辑

安静的早晨	/ 023
海棠一色	/ 025
不安稳的事	/ 027
蔷薇蔷薇	/ 029
待繁花落尽	/ 031
初夏的绿	/ 033
一个青绿色的甜梦	/ 035

四季	/ 037
结	/ 039
海知道	/ 041
流和	/ 043
素心如菊	/ 045
一场秋雨	/ 047
清秋	/ 049
那残荷	/ 051
如果在冬日	/ 053
叶子说	/ 055
梅词	/ 057

第三辑

暖冬	/ 059
亲爱的	/ 061
相见欢	/ 063
下雨天,其中一个	/ 065
纷乱	/ 067
味道	/ 069
逃跑的睡眠	/ 071
有求必应	/ 073
微凉	/ 075
生命的灰	/ 077
一件嫁衣	/ 080
林花谢了春红	/ 082
空眼	/ 084

第四辑

柚花飘下来 / 088

祖父淌在河里 / 093

小屋里的老人 / 095

异乡人 / 098

小友 / 100

树上的老曾公 / 103

父亲的井 / 105

小屋 / 109

前溪人家 / 111

山里来的人家 / 114

第五辑

阿跳的尴尬 / 116

爱哭的米妞 / 119

采薇 / 121

丢掉的耳环 / 125

吉祥 / 128

金鱼 / 131

茉莉的烦恼 / 133

桑一家 / 136

午安,小静 / 138

小勇 / 141

小雨家的谷仓 / 143

晓晓的牙	/ 145
一对表姐妹	/ 147
一种病	/ 150
长不大的明	/ 152
摘橘脑	/ 155
水草	/ 158

第六辑

安然	/ 172
暗影	/ 174
阿菊熟食店	/ 176
红颜爱遮面	/ 179
姐妹	/ 181
胖	/ 184
切肤之痛	/ 186
素手无罪	/ 188
有种树叫合欢	/ 190
意外之伤	/ 192
沙井	/ 195
夹竹桃盛开时	/ 204

后记	/ 214
----	-------

第一辑

有黄花入梦

突然想起自己被宠坏的童年。

那个早晨是被唱醒的，祖父在纱窗上捉到了一只纺织娘。不知道它是怎样跑到这房子里来的，一些光线从屋顶的玻璃瓦上漏下来，它就落在那灰色的旧纱窗上，轻轻地，像一片开花的树叶。绿色的翅膀唱着清亮的晨光，像拉开的琴弦，脆脆地歌唱着，明丽地点缀了那个清晨。

我细嫩的脸颊上还编织着草席的纹路，蛀牙里还残留着蜜饯的甜香。祖母的床头总是有那么多甜蜜的诱惑，那么多懒懒的困意，让我总不愿意离开，却总被大人们拉扯着起来。那个早晨，我却那么自觉，一骨碌就爬起来。在我蓬松着小辫子的脑袋里，那个有翅膀的小东西，比糖果更要充满诱惑。那个早晨起得可真早，早得看见了露水从文旦树油亮的叶子上滴落，看到了小鸟在石榴树上捉到了一条绿色的小虫子，还看到了蚂蚁排着队，秩序井然地从浅紫色的绣球花下经过。那个早晨，空气也是清亮的。

祖父送过我一个小鸟笼，只有我的两个小手那么大，里面养了一只毛茸茸的玩具鸟，那只鸟早已不知去向。现在，那个空笼子，做了纺织娘的家。我乐呵呵地捧了那个小笼子，傻傻地笑，像捧了个宝贝。祖父捏着我的脸说：“这个小东西也是要吃东西才能长大，才能唱歌的。”它的嘴巴那么小，看也看不见，可是它要吃什么呢？它会吃我的水果糖

吗？我真好奇。祖父说：“它要吃新鲜的丝瓜花。”

于是我们去采丝瓜花，走遍了村子的每一条小路，要赶在太阳升起前，把花朵找到。太阳高了圆了，丝瓜花就蔫了，那种鲜嫩的黄颜色的花朵啊，喜欢和着露水开放。我粉红色的小碎花裙在这个夏天染上了水蜜桃渍，也是一朵朵黄颜色的花，我多么希望那就是丝瓜花啊，低下头摘一朵就可以放进笼子让纺织娘唱歌了。

走了好多地方，后来，在一堵矮墙上，终于看见了一片灿烂的丝瓜花，铺了整整的一面墙。我高兴地蹦起来，挣开祖父的手冲过去。

我一下子摘了好几朵花，那个纺织娘却那么安静地待在笼子里，不知道有没有看我。带着露水，我把那些花朵塞进了笼子，她却躲开了。我举着小笼子晃动，把黄花喂到她面前，她却还是躲。我生气了，嘟了嘴把笼子塞给祖父。祖父却笑了，说：“你这么闹，她怎么吃啊？”

那些丝瓜花没过多久就蔫了，纺织娘慢吞吞地走到边上，似乎嗅了嗅就走开了，花上，我没有看见她的齿痕。第二天，笼子里的纺织娘还是没有唱歌，但我还是跑去采了新鲜的黄花，塞进笼子里，然后，静静地看着她靠近又走开。

后来，我又有了新的玩具，于是，我把她忘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偶尔翻到那个笼子时，我看见那个小东西已经和黄花一起干了，翅膀也断了。在没有人的时候，她依旧想着要飞出去，她知道这个小笼子不是她的舞台。

那些夏天的夜晚，总是有星光细碎地落在纱窗上。祖母的床头，我依旧做着甜蜜的梦。再也没有惊喜的晨光让我醒来。却有个精灵，某个夜晚，在我梦里唱着清亮的歌。

一些蝉的事

夏天很早就来了。

街道两旁的梧桐叶被烈日晒得没有了生气，那光折射到了脸上，也会有种被灼伤的痛，可是，一定还少了什么。

那个中午，一阵长长的嘶鸣突然跑进我刚睡醒的耳朵。打开窗，也打开了阳光，眼睛被突然地刺痛了一下。那只蝉就停在窗边，瘦细的足部紧紧抓住生烫的瓷砖，昂着头，不知疲倦地高歌着。那样的情境里，我竟呆住了，原来，这半个夏天过去了，我才听到第一声蝉唱。不知不觉中，那声音把我带回了消逝的另一个世界。

小时候，院子还没被水泥覆盖，屋前还种着两棵文旦树。一到夏天，地面就会出现密密麻麻的小洞穴，玻璃球那么大，黑乎乎的。我常常好奇地蹲在地上观察，有时候还会看到一只没有蜕壳的蝉慢慢地从洞穴里爬出来，一路往文旦树那里去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腿也麻了的时候，那只爬上文旦树的蝉从壳里出来了，翅膀软软地耷拉着，还在不知疲倦地往上爬着。但是不一会儿，它被我弄出的响声惊得飞走了。对于我单调的童年，看着一只小虫子蜕变成一只会飞的蝉是件多么奇异而有趣的事啊！

邻居家有两棵很粗的枣树，种在围墙边，半树的青枣都在围墙外。记忆里，那枣树总是挂着累累的诱惑，会有许多小男孩借着捉蝉的名义，举了长长的竹竿去打枣子。我从不走近，只是站在家门口远远地看着，看见许多的蝉在竹竿的影子惊叫着乱飞，一种很壮观的景象。

从未觉得蝉翼会透明成一种美丽，倒是觉得那蝉的面目实在有些可憎，会让我觉得害怕，直到现在，仍是不敢用手去触碰那些昆虫。而对于蝉蜕，我却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祖父会用中药做一种小毛猴，辛夷做猴身，蝉蜕的头部做猴脸，蝉蜕的爪子做猴手，还用切得很薄的木通片做成一顶可爱的镂空的帽子。串在竹签上的小毛猴活灵活现得可爱。于是，我就常去捉文旦树上的蝉蜕，那时的夏天，蝉真多，从夏吵到秋，于是，也常有小毛猴伴着我的童年。

我知道我又怀旧了……

后来去爬山，听到树林里有蝉唱着。

蝉是唱空了一个夏天的，大音虚声吧，这之前我却没有闻听，只是觉得，那个早晨是格外清新、格外幽静的。

药草

有一天，叔公托人带了张小卡片给祖父。卡片正面用黑色的钢笔画了棵植物的形态，反面写道：“二哥，我的腿痛又犯了，偏方也都没用。小时井边有棵绿色的植物，藤蔓茂盛，叶子圆形，依稀记得长辈说那是七叶莲，可治痛风，不知是否还在？凭记忆画了形状，烦二哥寻寻看。”叔公画得好，后来那张卡片便被我夹进书里，当宝贝收起来了，常常翻到，便想起来一些大人们从前的事。比如叔公的腿痛，大概是“文革”时候落下的毛病；祖父不教书后还爱看杂书，脑子里就装了许多有用的东西，那些不起眼的青草藤蔓，一经他的眼，就成了治百病的草药；“土改”时，那么坚强的祖母，竟一口气喝了大半瓶农药，大家慌得不知所措时，祖父给她灌了绿豆水才醒来……

小药锄沉甸甸的，那时刚好拿得动，于是被我搬出来，东挖一下西锄几下，把园子里的花坛挖得坑坑洼洼，谁见了都皱眉头。他们说：那么爱劳动就去把院里的杂草铲了吧！我得了命令后更加放肆了。那个晚上，右手掌冒了一圈紫色的血泡，疼得不停地掉眼泪。可是，第二天，祖父提着小药锄要去山上采草药时，我马上又冒出来黏上去了。山上总有那么多会唱歌的小鸟，吃不完的野草莓，还有白色黄色的小蝴蝶在包菜地里飞来飞去。

我在溪边岩石上采的仙人指甲种了两花盆，一到夏天就开枝散叶，长得像绿色的瀑布，细小的黄花也招引来了蜂蝶；在文旦林子里找到的蟹壳草，淡紫色的花朵开得密密麻麻，第二年春天就漫地生长，在菜地

里喧宾夺主了；车前草最不守规矩，高兴长哪就长哪，院子里东一丛西一丛，常常被当杂草铲掉。紧靠围墙的那一带似乎最适合草药生长，茂盛的蕉叶下住了各种昆虫，挖蚯蚓时，首先就想到那里。听说晚饭花的根可以和猪脚炖在一起治病，我心里就想，这是种多么幸福的病啊！那棵首乌在屋后长了好些年，父亲挖开看过大小后立即刨土掩回去了，怕人挖走，还特意拉了些杂草藤蔓盖在上面，但过几天去看，还是不见了，留下一个脸盆大的坑，周围刨开的土也早就干了。五加皮全是刺，爬在矮墙上把墙头都堆高了。白茅根放了冰糖红枣煮开的水居然很好喝。三七真苦，说是夜里吃了会长高，我和弟弟闭着眼睛吞了好多回。额头上长了一个红红的疙瘩，又肿又痛，父亲在石榴树下的草丛里摘了几片毛茸茸的叶子，用米汤泡软，敷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就消肿了。

我总记不住那些草药的名称，太多了。它们都有一个个来自民间的名字，蛤蟆衣、鹅不食草、紫苏、鸡血藤、双叶对……鱼腥草开着白色的漂亮花朵，长得圆溜溜的蛤蟆碗还有大小之别。咳嗽、头痛、中暑、出疹，不出院子，随便摘几片叶子都是药。

夏夜乘凉时，常有人敲开大门，拿了张药方来让祖父看。我总是第一个去给祖父找眼镜，像个小跟班，有时还拿着手电筒在草丛里照来照去帮着采药，染了满手的绿汁又要挨母亲的骂，却乐此不疲。那些草叶在夏夜里散发出来的香气，竟比满天的星光还闪亮，现在想来，这也是成长里难忘的一种味道。

再后来，祖父走了，传下来一沓厚厚的方子，字迹工整，纸张已经发黄了。岁月变更，院子里的许多草药已不见踪迹，却可能就长在邻居家的花盆里。这种智慧还在民间相互传授着，并不带私心。

雨

时间慢下来，那些栀子花渐渐变黄，烂在了地里。药袋子做的指套，抓过蜜蜂蝴蝶，还沾染着一些黄色的菜花粉，也扁了，潮潮地耷拉在祖父的窗台上。

雨水在瓦片上淅淅沥沥，顺着屋檐落下来，积了许多水坑，又拖着泥水漫进了井里。从那个窗台望出去，文旦树光亮的叶子被冲刷得很干净，下面的绣球花又长出了新叶，边上的樱桃树长得越发放肆，把整个水井都盖住了。樱桃树只在五月的时候热闹过一阵子，以后便安静了。现在，上面结了许多亮晶晶的桃浆，涨得沉重了便流到了地上。

雨季漫长得无事可做。我撑着彩虹色的小雨伞，穿着粉红的雨鞋，把院子里的所有水坑踩了一遍又一遍。祖父去商场给我带了一大盒绿色的果冻，圆溜溜的像葡萄，还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水晶葡萄。大人们都骗我，说这个水晶葡萄是水井里长出来的。我趴在井沿上找了好几回也没找到，却在水草丛里捉到了一只绿色的大青蛙，用花线绑着大腿玩了好几天。大人们说，没见过那么爱吃糖的孩子，一觉睡醒，发现头发上粘了一大块，洗也洗不掉，只好剪了那一撮。

我总以为自己的成长是不知不觉的，还存着童心，却总是怀旧。大人们常说起我幼年时的种种，有尴尬，有笑话，因为受宠，懂事的时候并不多。

两岁时，母亲生弟弟，我被寄养在小姑妈家，父亲来接时，竟不要回家了。那时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直喊姑父“阿亢”，方言里会听成“吃”的意